

繆思生命中的典範轉移

黃千珮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應用藝術學系

摘 要

本文以生命書寫的模式架構，從作者開始學習音樂、軍校就讀、部隊歷練，乃至於回到學校任教的過程，以反思、聚焦、互動、批判的方式，回顧生命歷程；並從再次回顧的過程中，尋找正向的力量。除了體現自我生命的價值外，也期待在同一環境求學的軍校學子，能夠在別人的經驗中，找到消弭內心矛盾與衝突的化解良藥，進而傳承典範意識，再現政戰宇宙的契機。

關鍵詞：敘說探究、音樂、應用藝術

壹、前言

現在的「音樂」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就像陽光、空氣、水之於生物一樣，再也無法失去；這樣的說法或許有些矯情，但是我的確是從一個務實層面的考量來闡述這一件事。「音樂是我的興趣，也是我的工作」，我喜歡音樂，也享受音樂帶來的滿足感——這是興趣；我教音樂課程，也參與音樂活動的演出——這是工作；但是因為我從興趣的積極面向出發，所以就算是必須工作賺錢的消極面仍在運作，我也樂在其中。究竟在我生命軌道中的兩極制衡力量，如何藉由「音樂」這看似有形的無形來貫穿我的思想和行為，這就是我本篇文章所要探討的內容，一個以「我」為內文主題，卻又必須跳脫主觀說詞的反思研究。研究題目中的謬思有兩層涵義，其一是引用音樂（music）一詞源於古希臘語的μουσική (mousike)，意即謬思（muse）女神的藝術¹，表示探究多元生命狀態的範疇，是以音樂生命的部分為主軸，進而延伸探討；其二是援引「謬思」的中文解釋，「謬」即錯誤，「思」即思考，複合其意則並非指錯誤的思考，而是從一個迥異的觀點發思，以正、反、合等各種角度切入，反思生命的意義並追求人生真、善、美。

貳、研究方法

本文以說故事（story-telling）的形式，透過敘說來進行思考、表達、溝通以及理解人們與事件，這樣的方式在科學理性思維下，也許過於感性、瑣碎、個人，但是，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關於意義的理解與協議、關於自我型塑和能動性、關於文化的置身在地性，都是透過敘說生成的²。因此本文以反思、聚焦、互動、批判等研究手法，逐步探尋自我的生成，並從前述過程的實踐再認識、再發現內在潛能。也就是透過「敘說」——詮釋生命歷程、「探究」——開發生命存我的最大值，進而發現人生的終極目標——幸福感（well being）。其中四個步驟的深層指標分別為：反思——說故事的同時，除了敘說表面的事件、情緒之外，要省思表相背後的實質意義或暗示。聚焦——人生故事是多維向度的組織體，要完整探就一個生命故事，必須囊跨時間、空間的複雜，就目前篇幅而言著實不易，因此聚焦在音樂學習初始迄今的歷程。互動——從人、事、物相互牽引產生的激盪，尋找藝術學習對誘發生命力的關聯性。批判——才藝學習與社會價值觀的判斷存在詭譎的氛圍，試從內學習者與外觀察者的不同視觀，冷靜中的關懷、適切的「批示」與「判別」，解析當前的音樂學習的認知感度³。

參、純粹：啟蒙階段—高中畢業

學音樂的緣起，應該從母親的家庭背景說起，重男輕女又強勢的外公，在教養子女上有著傳統的思想，母親的幾個姊妹因此被犧牲在國校畢業後繼續就學的想法；身為第六個女兒的母親，想要繼續學習，也想要有所突破，因此開始過著

¹ Willi Apel, *Harvard Dictionary of Music*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548.

² 范信賢（2003）。《課程改革中的教師轉變：敘事探究的取向》（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組博士論文）。

³ 林怡呈，〈敘說探究及其在教師研究的發展〉《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雙月刊》（第26卷第6期：2009），頁135-142。

半工半讀的日子。而我的開始學音樂，就是母親兒時未完成的夢，在那個讀書都必須靠自己的年代，更遑論再多學一項才藝了。再者，是大我四歲的姊姊，起率先之姿學習鋼琴，而在懵懂無知的我和弟弟的認知中，僅認定彈琴是一件好玩的事，於是，便在母親的詢問下允諾了學琴的意願。所以分析自己學音樂的始因，大致上可分為兩個驅動，一個是接續母親的兒時願景，類似寄望、傳承的意味，另一個就是別人擁有的、我也想要擁有的心態作祟。兩個動力起源的說法，看起來都是屬於非主動性，但是，就一個六歲兒童而言，以馬斯洛（Maslow）的層次需求論解讀，也僅只能算是第一階段的生理需求⁴，「興趣」一詞在當時的腦中辭彙並沒有顯現，自己在爾後會成為別人眼中的「學音樂的小孩」，泰半都是在環境背景的簇擁之下所成就的。

被動的開始，造就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學藝不精，日後分析原因：歸咎於自己的個性是屬於不服輸的性格，在沒有競爭力的學琴環境中，讓我只能在每週的鋼琴課中苟延殘喘；當時的自己，對於國小階段的生活重心，認為沒有什麼比念好學校課業、拿到段考好成績來的重要，因此音樂的學習通常都被我視之為生活重心的排序之末。學習態度的轉折點，是在升上國小五年級的那個暑假，啟蒙鋼琴老師提供了插班考音樂班的資訊，沒想到也因此為我日後的人生走向留下伏筆。音樂班的課程讓我在學音樂的組織架構中更加完整，從視唱聽寫、樂理、和聲、音樂欣賞、合唱、合奏等專業課程的學習，讓我跳脫單純只有黑白雙色的鋼琴鍵盤，也把我自小空間的琴房中，拋入了面對群眾的舞台；這樣的情境類似海德格爾（Heidegger）所說的此在的第一個生存論特徵——即境緣性（*Befindlichkeit*）。消極的被拋與指派狀態呈現個體的境緣性，亦呈現出此在存在的方式，並透過這種境緣性激發個體的積極動態——理解（*Verstehen*），也是所謂的此在的第二個生存論特徵。洪漢鼎⁵提到「理解」即是我們不僅被拋入一個境遇中，而且還在對我們自己進行籌劃（*Entwurf*）的行為，如同自身在音樂班就讀的境遇中，學習的成效逐漸提高，也因為理解自身在本質學能方面的不足而開啟籌劃之路——如何讓自己更好、讓自己學藝更精。同儕的競爭和自我本身具備的個性就如同「*Life of Pi*」中的Richer Packer（孟加拉虎名）、如同一簍魚群中的土虱，讓我隨時保持戰鬥力和活力，亦讓我在音樂世界裡得以逐步找到自己的暫時定位。但是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中，外在力量的趨使和內在個性的成因是不能缺一的；也就是說，沒有外在驅使力，自我的性格便無法被激發出來，如果沒有內在個性的積極籌劃，個體可能會產生逃離境緣性的現象——選擇離開音樂班，這似乎也應驗了海德格爾的一句話：*sich-vorweg-schon-sein (in-der-Welt) als Sein-bei*（就已經在世的存在中先行於自身），即此在的存在方式，是「籌劃者的被拋狀態」或「理解著的境緣性」，具有主動與被動的雙重性。

⁴ 車文博，《人本主義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2001）。

⁵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五南：2008）。

圖一：Befindlichkeit(境緣性) 與 Geworfenheit(被拋狀態)情境圖解



資料來源：個人整理

肆、衝突：軍旅啟航

這個部分的期程規劃為：軍校階段—部隊歷練—軍校任職—未來，記載從學習歷程至實踐歷程的典範轉移，探索內在世界的矛盾、衝突與對立，如何透過生命載體的轉譯，發展適性的生活模式……

曾經聽過一句話：教育改革沒什麼好怕的，因為天天都在發生！會提及這一句話，是因為高中升大學的這個階段，自己正是因為當時升學方式的變革以及多元化⁶，而選擇了一條以前從未考慮過的未來之路—念軍校。我姑且稱這樣的抉擇為「勇者之行」亦或「特立獨行」，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當我在準備報考而尋求志同道合者時，全班三十三人中，除了其中有兩人已於高二時出國念書，其他三十人沒有一個人敢突破既定的升學框架，選擇進入未知的、印象中的軍校就讀，哪怕只是「先報再說」的想法，都無法讓同學們輕易的冒險。其二是因為我的主修老師在當時是極力反對我報考軍校，但結果是自己不但義無反顧的完成體檢、報考，甚至最後仍然進入軍校就讀。學校的課程有 50% 的軍事教育及 50% 的一般大學教育，但是即便是 50% 的大學教育，也必須同民間大學一樣，修完教育部規定的學分以獲取學士學位，所以可想而知，軍校的生活會有多麼地「充實」而「有趣」。

（一）軍校音樂科系的特殊性

但不管課程的結構如何，「軍校的音樂系」的確與我認知中的「音樂系」有很大的差別，又加上原本獨立的音樂系在我就讀的過程中，正配合國軍體制的組織調整，逐步轉型為藝術系下轄的音樂組，使得學生在音樂的修習開始走向跨領域的整合藝術階段，綜觀與一般民間音樂系的差別包含以下幾點⁷：

1、目的不同：

軍校藝術科系的教學目的，是以培養國軍未來政戰幹部且具備音樂知能及應用能力為主，而非培養專業音樂教師或演奏（唱）家。

⁶ 當時升學方式包含甄試、申請入學、大學聯考、四技二專、軍事院校聯招等。

⁷ 黃筱薌 主編（2010）。《國軍政治作戰學—政治作戰制度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黎民文化。

2、學習範疇不同：

以「軍事藝文學」為基底，以跨領域的型態，整合音樂、美術、影劇三方面功能性，開發軍事藝文與軍中藝術教育及軍隊藝術工作之結合運用，並學習藝術治療對軍隊心輔工作之運用與功能。

3、教育方式不同：

教學模式以理論為輔，著重實務工作方面的實踐，考量未來工作應用的成效，融入組織管理、領導統御的概念，完成課程實作。

4、應用層面不同：

配合政戰制度的轉型，朝向服務官兵、聯繫軍民合作關係的角色發展等，發揮藝術特質與功能，協助軍事任務推展。

(二) 迷思的化解

縱然談到教育面，可以研擬上述的幾項分別，但是軍校的特別與「另類的修行」對我來說，其實並沒有扼殺了一些單純美好的人性與生命力，甚至是在品德教育部分的著墨，軍校有系統的以默會知識的方式，漸融於學生的生活管理。就當下年輕人而言，軍校的幾項屬性也許看似為缺點，但以整全的觀念思考，問題與機會（可能性）常是一體兩面，下面就軍校生的四大迷思舉例說明：

問題	狀況	機會（可能性）
不自由	軍校生活管理比照軍隊較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	因為不用像一般大學生需要兼職、打工，反而在免於工作中獲得自由。
早起→集合→運動		早起是相對於早睡所規劃的作息，對生命遠程而言，是健康的投資；而規律的、集體性的運動亦然。
壓力大	軍校管理的階層制，容易帶來生活的壓力。	社會的各領域中(包含學習、工作等)，都有壓力的存在，在軍校學會面對壓力，解決壓力→抗壓性的培養，也是提升我們透入職場的戰鬥力。
所學不如人	軍校生的學制比照一般民間大學，卻又具有軍校特殊性。	軍校所學以未來任官的職務內容為基礎，課程結合屬於就業取向，確切符合「為用而學，學以致用」之設計。軍校生所學之軍事學科和術科，除了融入於平時的生活管理，每位學生亦必須接受類實習的訓練(如：暑期訓練、實習幹部歷練等)，就這一領域而言，就是軍校生具備的獨特專長。

以上的列舉，我必須澄清：並非每一個身在此中的人，都可以作這樣的詮釋；就如同余德慧⁸在〈生死學十四講〉中提到他曾經把生死學當作「徹念之學」，也就是引導人從終極的立足點，重新審觀自己在世的理所當然，但是後來便放棄這個念頭，因為他體認到，畢竟人不是天生就具有超越性徵，甚至多數人根本連「超越」都不知道，即所謂以世間為天蓬的窄幅意識（narrow-awake consciousness）。軍校的成員在既定又被束縛的校區、環境氛圍中，如果沒有機

⁸ 余德慧，《生死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2003）。

會或沒有意願接觸外在的變化、感受境緣以外與自身的異同性，如何去做「我們其實還不錯」、「我們可以比其他人來的好」的意識超越。因此，「窄幅意識」造就了我們在此在的對立與矛盾，在我的情境中的呈現是有著嚴格規範的軍事學本科與以自由為本的藝術學門的第一衝突，以及音樂獨立專業化與跨音樂、美術、影劇三領域的多元化的第二衝突。

音樂領域的優劣與否，與個人專業技能息息相關，技藝高者，在此環境中的「地位」也相對較高，反之則亦然；軍事領域中，對於專業技能的看重，通常是擺在「階級倫理」之後，階級服從的觀念深根在不同的軍事網絡之中，不論軍種、兵科、單位，學長（姐）學弟（妹）制度，無形中對此領域中的每個個體形成制約。對於藝術學科而言，過於強調階級制和某種觀念的環境，有時對於藝術的創新發展亦是一種斷傷。如果從逆向思考，一個人是否能在這種氛圍中突破，也是一種潛在的訓練，這即是強者低調所展現而出的曖曖內含光，亦能造就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從生命遭遇的衝突中體驗，還有一個轉化內在自我的功能：轉換的環境讓長時間待在音樂班的嬌氣與驕氣軟化，就像夏林清教授當初為了體會底層女工的生活，在暑假時從美國飛回台灣、矇騙工廠主管應徵女工，混進桃園大園一家工廠，與一群可能一輩子都得做女工的女孩生活在一起，體驗心理專業領域的不同社會與群體。在比較原本音樂班學習環境與軍事院校學音樂環境的差異性中，自己亦做了反身性的思忖，少了競爭壓力的軍校生活，讓我有機會在另一種壓力中學習成長，對於「倫理觀念」與「技藝高低」產生的矛盾的拿捏與掌握，也讓我在日後的人生旅途中多了觀察的智慧，這種智慧的獲得來自默會知識的累積，是一種生命經驗的累積。於是，「第一衝突」產生了變化，在無法改變環境的情況下，改變自我卻又不失自我的解衝突中，也相對整合了此時此刻的生命，進而延伸出第一哩路，與下段內容中整構而出的二、三、四哩路⁹，以及進入第二哩路後所遇到的第二衝突。

伍、迷思的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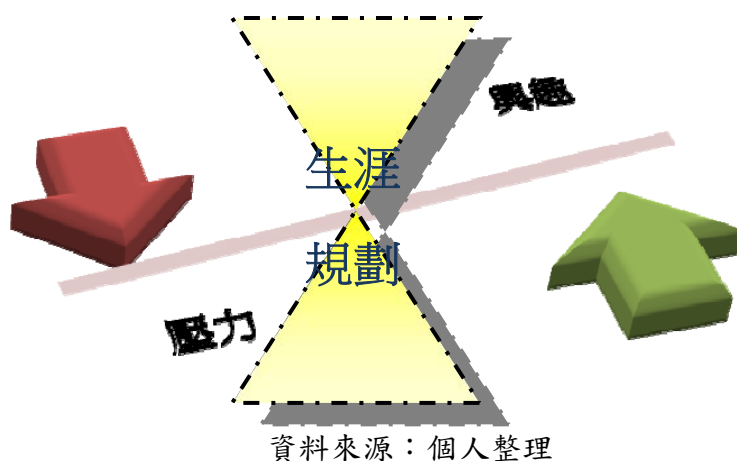
（一）迷宮中的思考與望見

回顧甫進入音樂班的我，其實並不清楚一般人對於「音樂班」等同於「資優班」的看法，甚至對於視音樂班的學子為「貴族文化」產物的觀念也無感；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接觸的人事物越廣，越能夠體會周遭同學家長的「與眾不同」。除了大部分從商、從事教職的工作外，還有一些家長們在學校擔任家長會的重要職務，對於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利益輸送，似乎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平衡關係；但是值得慶幸的是，我的同學們並沒有因此存在太多的驕氣，同學們之間的相處除了對於術科成績的斤斤計較外，大部分還是很和諧的。但是由於學校的資源不平均——音樂班的經費最多、師資則是特別遴選過，還有校長、家長們在當時對於「本校有音樂班」的刻意強調等因素，導致普通班的學生一直存在音樂班很特別卻具有優勢環境的迷思。對於外在所顯示出來的音樂班學生形象，可能也是為什麼當初我選擇念軍校，然而，竟然沒有一個同學願意「先報考再來考慮要不要就讀」就直接放棄的原因之一。這也是我事後的覺察，原來沒有環境背景的框架下思忖生涯規劃，就算是迷宮，我也能依著星象找到方向¹⁰，走出一條可行的未來之路。

⁹ 第一、二、三、四哩路的概念，來自博班「方法論」課程中的討論。

¹⁰ 龍應台，《百年思索》（台北時報文化：1999）。

圖二：逆轉壓力與興趣比的生涯規劃



（二）音樂實踐的四哩路

1、音樂實踐的第一哩路：軍校教我的應用藝術

在軍校學習的時候，因為對未來工作單位的認知淺薄，對於什麼樣的音樂、藝術能在不同境遇中實踐，完全沒有頭緒。但其實更正確的說法是：因為存在的環境不同，激盪出的想法也不同；在軍校時期，單純盡到一個學生的本分、享受大學生必備的社團和愛情、為了將來能夠繼續深造埋首念書等，幾乎就是我的生活寫照，音樂以及藝術的應用，大多以軍校生活模式顯現。連隊生活環境的佈置、音樂會、餐會、晚會上的表演以及年度軍歌比賽等等，就是我們可以應用的空間和情境；這樣的應用在部隊歷練階段，有所傳承也有所創新，輔導長的工作內容極富彈性，除了特定的工作事項外，只要與「人」相關的業務都必須關照，以展現政戰幹部服務官兵的廣度。對於音樂藝術的應用，大部分是在實務工作中體現軍中藝術存在的必要性，尋求既有知識的連結與新挑戰的創新，是音樂實踐的中心信念。在部隊工作的範疇無論是諮商輔導、政訓課程、休閒育樂、軍事任務等，從中學到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音樂因為應用目的的不同，所展現的型態也要有所不同；為軍事環境服務的藝術雖然有侷限性，但也因此有其存在的價值。

2、音樂實踐的第二哩路：我教軍校生的應用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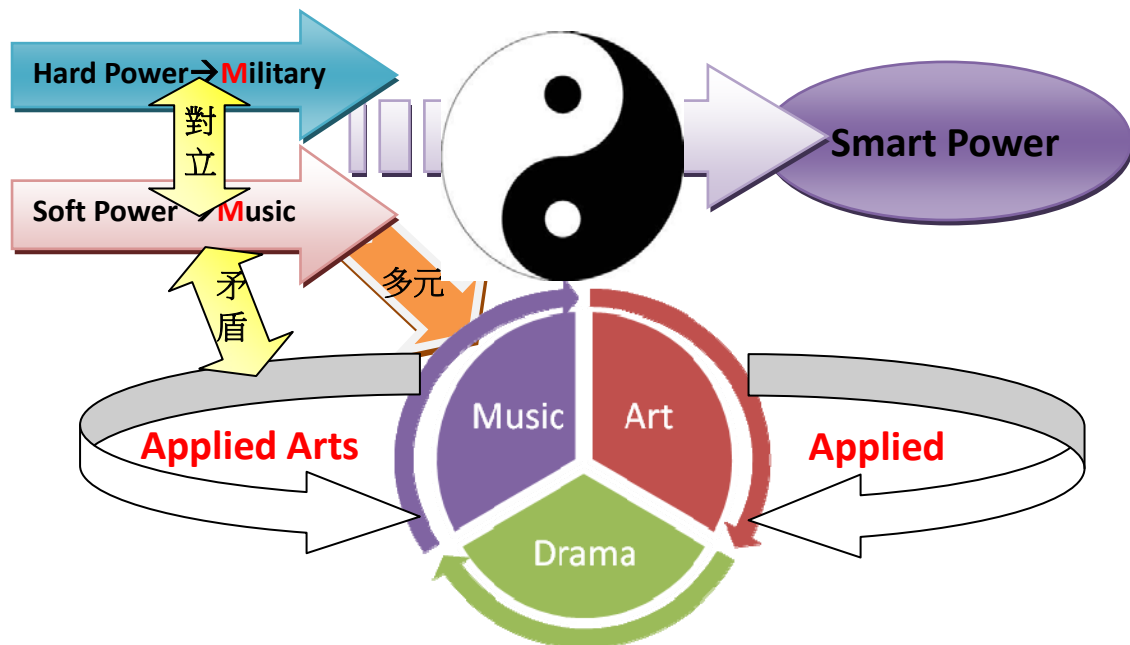
2011年，我的身分又作了典範轉移—從政戰輔導長的職務轉換為軍職老師；帶兵和帶學生的知識應用，在某種程度上差異性很大，卻又充滿關聯性。其差異性包含了學生的組成與官兵的組織體本質不同、傳授知識內容的不同、教育目的的不同等；其關聯性包含教學經驗分享來自學生未來職場、教師與同學的來源性—軍人身分、政戰背景、同一個求學環境等等。帶著六年部隊歷練的經驗回學校任教，最大的優勢就是現在學校的教學與畢業生在工作上的契合度息息相關，我的部隊經驗雖然約略只有六年左右，但是對於初階軍官在藝術方面的應用技能與知能尚且足夠。課堂上的分享與教學，因為有著實務經驗做後盾，不但讓充實且活化了教學內容，也讓學生在學習時，對爾後的工作與藝術連結有了概念；在課程設計方面，最重要的方向即是來自於自我的反思：究竟我在學生時代需要怎樣的學習與知識的獲得，以便架構出來的課程能夠更趨近於實踐的層面。也許這個實踐並非立即，也不是在自我身上實踐，但是卻可以透過教學的傳承，讓現在受教育的學生在成為部隊幹部的同時，同樣走向藝術應用的實踐中道。

3、第二衝突的產生

第二衝突產生是因為環境變遷所導致。因應軍事院校的整併，自己當初進入

軍校的音樂系隨即與影劇系、美術系整併為「藝術系」，成為音樂組，但是系上的課程教學仍然以音樂系的模式授課；而我在部隊歷練的期間，母校政戰學校也併入國防大學成為下轄的一個學院，學系在復系後更名為「應用藝術系」¹¹，三個不同專業的組別彼此之間互通的應用性也較以往強化；這使得回校任教的我不必調整心態，並進一步充實所學，除了因應數位化帶來教學上的需求外，也必須在教學上、演出指導上融入音樂、影劇、美術的概念。但是無論是音樂、影劇或是美術，在教學本質上，一直存有難以跨越的專門性，這是當初系所在民國九十九年接受教育評鑑時，評鑑委員也提出相同的疑慮。對於三項藝術學門的綜合表現與教學，在學界除了有質疑同樣也有跨領域的理論支持；尤其對於學習成果的展演，加入音樂、戲劇、美術的元素，在幾番演出形式創新的嘗試，透過適切的應用也逐漸讓系上師生的用心獲得全校的好評。

圖三：自我衝突中的典範【M&M 模式】



資料來源：個人整理

4、音樂實踐的第三哩路：政戰幹部的應用藝術

學生在校期間的所學，無論從課堂上或是在受領任務的執行面，都有藝術應用的意義在其中，透過經驗者—隊職幹部、軍職教師等具有相同背景的人引領，也同樣能讓學生在畢業後明識地了解應用的時機與發揚藝術應用的功能性。藝術在軍中，對國軍人員軟實力的提升產生成效及作用可區分「品德修養」、「音樂療育」、「精神戰力」、「音樂行銷」及「軍事應用」等五大面向¹²，在藝術應用方面則可以從「戲劇的應用」、「美術展覽」、「軍歌展演活動」、「紀念音樂會」、「合唱表演」、「軍樂展演活動」等方式，體現軍中藝術對國防政策的實踐¹³，並藉由藝

¹¹ 藝術系於民國 97 年停招，民國 99 年以「應用藝術系」之名復系。

¹² 黃千珮，〈音樂環境對國軍人員軟實力提升暨影響之研究〉《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教師研究專案》（台北：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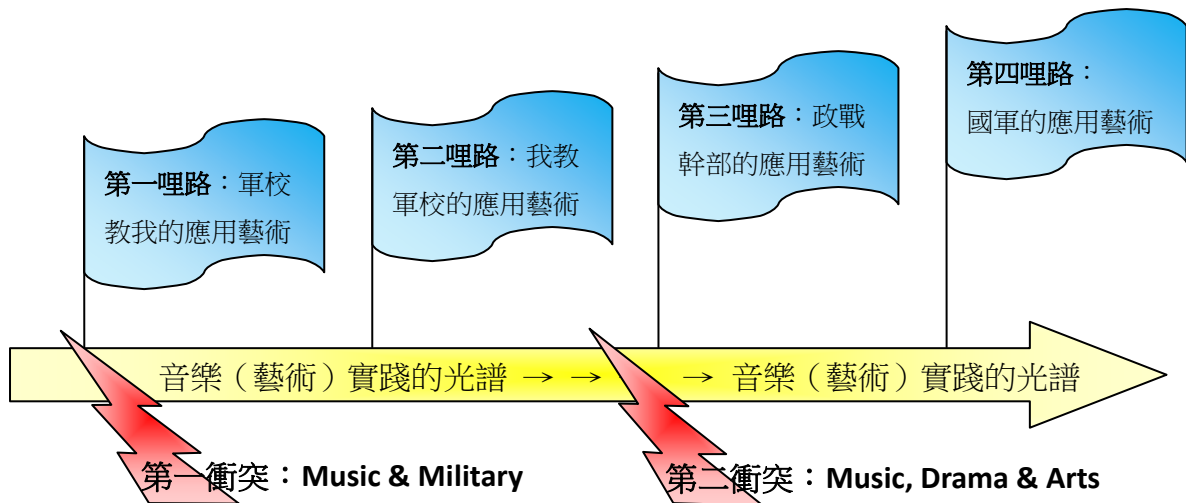
¹³ 黃千珮，〈藝術行銷對全民國防教育之應用〉《國防事務研究專案》（台北：2011）。

術的適應性、傳遞性、療育性、低成本及低危險性、普及性、獨特性等特徵，彰顯軍中藝術文化的重要性及功能性，讓軍中藝術在軟實力的加持下以及政戰幹部的實踐過程中，發揮藝術文化的璀璨價值。

5、音樂實踐的第四哩路：國軍的應用藝術

第四哩路的目標，是希望提升軍中的幹部對藝術輔助軍事功能的肯定，間接拓展應用藝術在軍中的發展願景。以自己歷練輔導長時的故事為例，在軍事任務繁重的情況下，部分軍事幹部並不希望自己的連隊在軍歌比賽中獲得勝利，其原因是因為額外的比賽經常造成部隊人力資源在運用上的困擾；但是，在與連隊長表達想要在比賽中爭取佳績的意願並獲得其認同後，我便義無反顧的展開我的參賽計畫。對於比賽優勝的獲得與否，是參賽的次要目標，主要的目標還是著重在我與官兵弟兄籌備比賽的過程中，除了培養彼此的默契外，更希望透過對同一件目標的追求，可以讓連隊中的每一個人感受一起唱歌、一起參與比賽的向心力與樂趣，並轉化軍歌給大家的刻板印象；除此之外，因為比賽獲得嘉績而連帶受到獎勵的軍事幹部們，在「參賽有益的具體成效」歷歷在目此時，也更加體認「軍歌比賽」對部隊管理、知兵用兵、連隊氣氛提升等方面的益處，對於爾後在推展相關業務的支持上，也種下肯定藝術的因子。於是，良性循環的藝術功能便開始在一個連隊中發酵，所帶來的「非預期效益」也開始蔓延滋長。曾經有其他連隊的官兵告訴我：「很希望能成為我們連的一份子！」我想，這一句話的發生（聲），就是對於藝術潛藏在軍事任務執行中，並適時提升部隊管理成效的肯定。

圖四：音樂實踐的四哩路與二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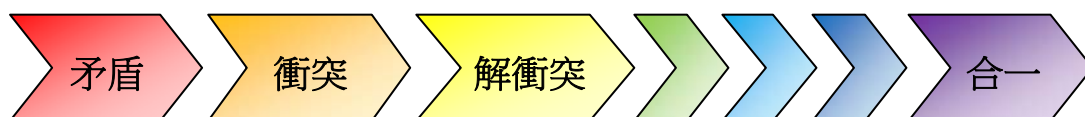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個人整理

（三）真正的知識，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力量

「軍旅生活」模式與「學音樂」模式的對立，曾經造成學習期間的矛盾，也產生內心的對於軍校認同亦或音樂價值何在的衝突；因為並沒有被以上的矛盾所困囿，也沒有被衝突所掠倒，所以軍校期間我便展開一連串解衝突的過程，試圖為自己的生命找尋目標。解衝突的過程涉及學校畢業後的職場，就算拿著槍、帶著兵，我對音樂仍有所堅持、也還有夢，所以為自己規畫了音樂研究所的深造計畫，一方面提醒自己不要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就放棄學習的機會，一方面也是為自己的人生做另一種投資。2011年，回母校任教後，我開始真正體認一句話：

「真正的知識，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力量」！原來當年的矛盾與衝突，如今都成為我在為學生（同時也是我的學弟妹）授課、輔導時的最重要著力；加上在部隊認識的人、事、物與自己生命過程中產生的連結度，間接地使得學校的教學與部隊實況能夠進一步結合，無論在軍歌指導、評審、軍樂的展演活動，乃至於其他藝術活動的脈絡，都以實際的面向展現應用藝術在軍中的功能性。未來，對於個人理想的實踐，我還在尋求一個「合一」的過程，除了讓音樂與軍事能夠相互輝映之外，更希望跨領域的藝術展現，能夠在同一理念的融合下，展現應用藝術的真善美。

圖五：尋求「合一」的生命歷程



資料來源：個人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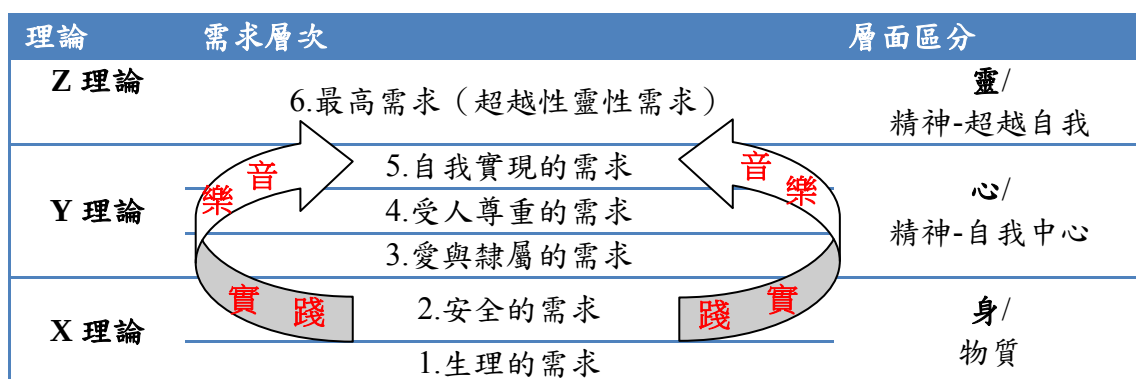
（四）Maslow 層次需求論的第六階段體現

學音樂原本該是專一、深入的學習歷程，卻因為意外念了軍校，生命中多了不少有別於一般學音樂的人所能擁有的精彩；舉凡入伍生的生活、屏東潮州的跳傘、高雄壽山的山訓、左營海軍陸戰隊的泳訓以及畢業後在部隊歷練的一切一切，都讓生命的容積更顯飽和。尤其在進入社會教育的領域學習後，開始用一個自己從未使用過、也未曾想要運用的哲思，首次對生命做了大反省；有別於各種考試過程中複製再複製且一味傳送個人正向態度的自傳，其內容更著重在反思、聚焦、互動與批判，並從過去、現在、未來的觀望點，回顧生命多元典範的整合過程。我的腦海中突然有一種湧現：「原來我並沒有失去，而是獲得更多...」。除此之外，音樂跳脫正規教育並能與社會接軌的想望，開始在自我知識領域中逐漸成形，透過教學的傳導、舞台演出的呈獻，音樂透過實踐論的取向朝著「合一」的境界逐步邁進，並進一步讓音樂藝術在服務的載體中，找到成就自我、超越自我的靈性體驗。以馬斯洛（A. Maslow）的需求層次論來說，靈性是置於自我實現需求上的高峰（高原）經驗（peak experience）¹⁴；他意識到一味強調自我實現的層次，會導向不健康的個人主義，甚至於自我中心的傾向，因此在去世前一年（1969 年），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Theory Z」，他在文中重新反省他多年來發展出來的需求理論，重新歸納為三個次理論，即「X理論」、「Y理論」及「Z理論」。其中，Maslow 試用不同的字眼來描述新加的最高需求—Z理論，例如：超個人、超越、靈性、超人性、超越自我、神秘的、有道的、超人本，即不再以人類為中心，而以宇宙為中心、天人合一的理論¹⁵。而音樂的實踐論，不僅僅只是個人對於音樂在各個領域應用的實踐，而是能夠透過靈性需求的評估，超越自我地幫助人類追求真正的幸福感（well-being）。

¹⁴ 同註 4。

¹⁵ 若水 譯，李安德 原著，《超個人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A New Paradigm for Psychology）（台北桂冠：2003）。

圖六：音樂與靈性



陸、結語

意外投身軍旅的我，把這一趟旅程視為一個奇幻之旅，雖然這段旅程還沒有結束，但是透過反思，自己也釐清了踏入軍校以來的某些矛盾，並發現矛盾的另一面竟然存在著價值匪淺的契機。尤其近日社會在媒體的文字遊戲中，失去判斷事情前先徹底了解的能力，對國軍人員多了無情的批判；在制度規範下的我們，如何拋開社會成見，以大世界的美好為目標、個人成長經驗為積累，重塑軍職人員的存在價值才是中道。軍中的訓練，從軍校生拋棄自我人格的管理模式，到進入軍事職場的實戰經驗累積，正是讓人從中體驗昇華的過程，同時透過學習把知識轉為智慧：

（一）敢於決斷—克服猶豫不定的習性

很多人之所以一事無成，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敢於決斷的手段，總是左顧右盼、思前想後，從而錯失成功的最佳時機。軍校對於國家未來幹部的訓練，就是要求我們成為決策者，而成功的軍事、藝術決策者在看到事情的成功可能性到來時，敢於做出重大決斷，因此取得先機，對於任務、演出的效益皆是有所助益。

（二）挑戰弱點—徹底改變自己的缺陷

每個人都有弱點，因為就讀軍校而無法固守自己弱點的情況下，生命歷程發生了重大轉變；軍校管理善於從自己的弱點上開刀，去把自己變成一個能力超強的人。相同的矯正法運用在藝術執行的工作上，也同樣讓自我在缺點的消弭中精進。

（三）突破困境—從失敗中存成功的資本

人生總要面臨各種困境的挑戰，軍校的訓練讓人無時無刻都在突破逆境，無論是被管理、受訓、任務執行，讓眾多的困境提升個人的抗壓性，也從挑戰「不可能」中找到逐步邁向成功的資本。

（四）發揮強項—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

曾經對於軍事與藝術的衝突而矛盾，但也因為了解在軍中自己對於音樂的駕馭能力，所以嘗試以音樂導入部隊的領導與管理中；卻也因為做了自己最擅長的事，而奠定自己在軍中除了輔導長以外，在其他同仁、官兵眼中建立的音樂專業形象，也為自己的軍事工作呈現加分的效果。

（五）調整心態—切忌讓情緒傷害自己

心態消極的人，經常無法面對人生不斷地挫折；而軍校的磨練，對於自己無法如往常一樣恣意接觸音樂時，強迫此在的我們用另一個心態面對。同儕的力量和心理諮商方面的學習，更讓我們在面對困難時樂於找出解決之道，或是運用音樂的功能性轉化負向情緒。

（六）立即行動—只說不做，徒勞無益

「一次行動勝過百遍心想」的想法，尤其在軍中無論升遷、進修都無法決定在我的這個境遇中更是受用。回顧生命的歷程，從念軍校、準備研究所、考正規班¹⁶到參加教師甄選，雖然在不確定是否能夠順利考上的前提下，仍然以充實的準備應對，就如同執行任務的準備工作，隨時都要做最好的態度，避免讓自己成為「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

（七）善於交往—巧妙利用人力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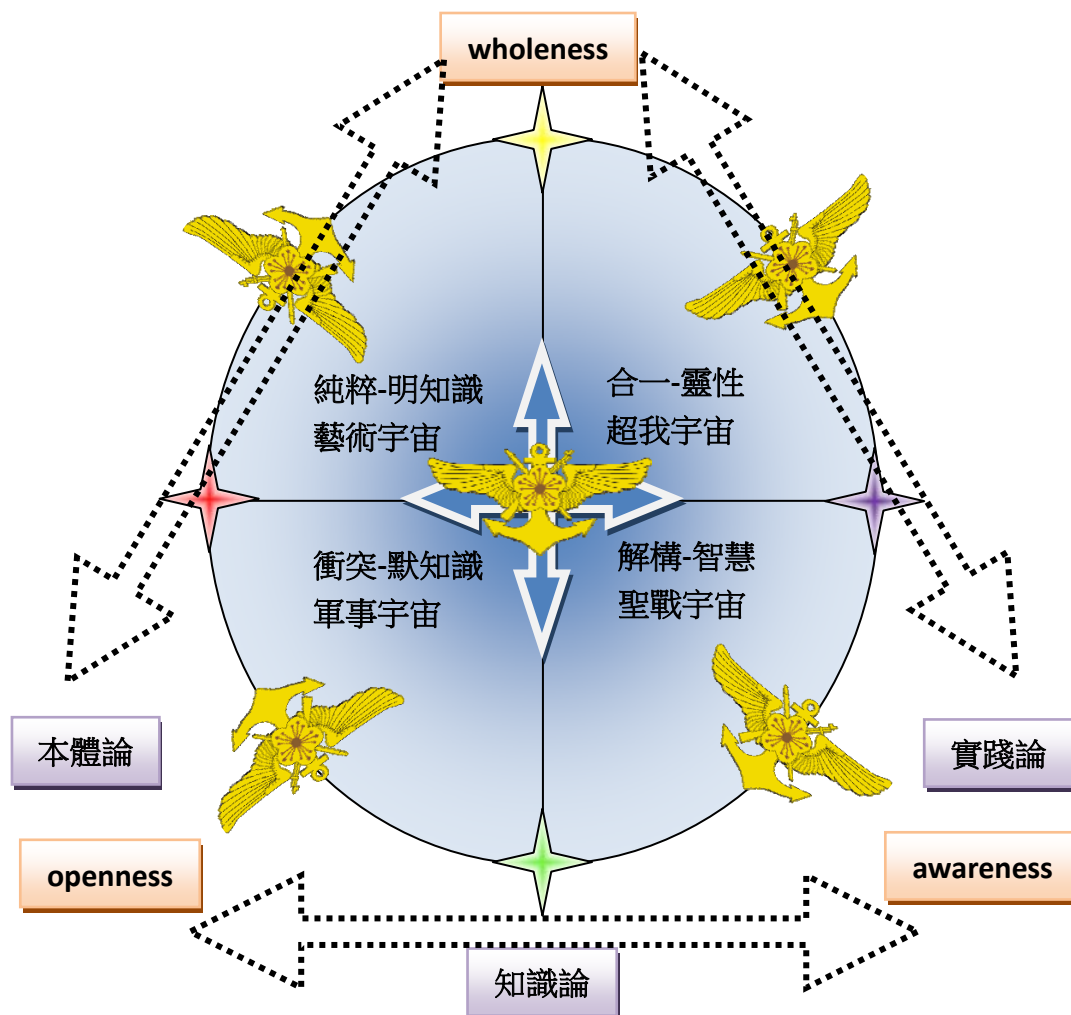
懂得如何與人交往，必然會推動更大的人際關係力量。成大事者的特點之一，就是善於靠「借力」去營造成功的局勢，從而能把一件難以辦成的事辦成，實現自己人生的規劃。軍中有這樣的人脈氛圍，不一定是弊端，而是讓個人在待人接物方面，時時得以自我提升和學習，創造更多成功的機會。

（八）重新規劃—站到更高的起點上

學音樂的人生因為就讀軍校而產生轉折，但是適切的規劃與運作，同樣能夠讓人在不同領域中找到成功的自我；也許機會和運氣在人生旅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預先規劃的習慣養成，就是在軍校期間時間緊迫的壓力下促成，希望在有限的空間與時間中，戮力達成任務，在一步步的實踐中，讓成就超越自我人生的願景得以湧現。

¹⁶ 軍中進修班隊，隸屬於政治作戰訓練中心，為上尉階晉升少校階的必備軍事學歷。

圖七：政戰宇宙全觀



資料來源：個人整理&參考袁汝儀¹⁷《哈佛魔法》三宇宙

政戰出身的我們戲稱自己為蝴蝶幫，也將「復興崗」校區所在地暱稱為蝴蝶谷，就如同政戰徽¹⁸是由陸海空三軍軍徽合一而成的圖像，在潛意識的本質中，似乎也象徵著前年期許政戰悠遊三軍體現理想的實踐。但究竟我們能不能讓「政戰」飛¹⁹？我想除了四哩路之外，仍然有很長的一段旅程需要努力。透過敘說探究的手法，也許某一天當我卸下戎裝，這一篇生命書寫的文章，除了反思反饋於個人外，仍然對於我所成長的復興崗是有所助益的，也期待成就「政戰宇宙」的過程中，我不會是只有孤單一個人。

¹⁷ 袁汝儀，《哈佛魔法》（台北遠流：2010）。

¹⁸ 陸軍軍徽：槍和刀（刀在政戰徽中轉換為「筆」），空軍軍徽：飛行的翅膀，海軍軍徽：船錨。

¹⁹ 參考博士班「方法論」課程中提到「Let butter fly.」的實踐概念。

Music Paradigm Shift in Life

Huang Chien-Pei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Applied Arts,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Abstract

This paper was written in the module of so-called life-writing which describing my story about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music, being a cadet, an officer and a back-to-school teacher; this is a retrieving of life memories through the way of reflection, focusing, interaction and criticizing, and was pursuing a positive force from repeating again and again in the mentioned path. In addition to reflect the value of my life itself, I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enlighten any cadet studying in same environment that keeps discovering the clue to eliminate ones inner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thus may reproduce the opportunities among the world of political warfare and pass the paradigm of consciousness on.

Keyword : Narrative Inquiry, Music, Applied Arts